



全唐詩說

邵祖平

敘言

生民之初，其視顛顛，其行填填，不知有詩也。徒歌擊壤，童謠康衢，然

後有不合樂之詩；舜命典樂之官夔，教胥子以詩，然後有合樂之詩。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爲三百五篇，四始林立，六義紛披。子夏序之以爲動天地，感鬼神，成孝敬，莫善於詩，然後有教。且有學。漢立樂府，李延年絃歌司馬相如所爲詩，同時蘇李枚叔又稍稍爲贈答感諷之詩，樂府古詩，于焉分立，然後詩有體裁與作者。建安諸子，曹植爲幹，彈精爲詩，然後詩始有家數。江左齊梁間詩，妃青儷白，含宮嚙徵，然後詩始有排偶與聲病。迨至李唐三百年中，樂增胡羯，舞增軟健，新樂府舞曲產生最多。四傑之歌行，沈宋之律詩，體裁家數，魚鱗雜襲，格法病忌，毅然犁然，然後詩中能事盡畢，蔑以加焉。故知詩自謠諺徒歌以進於古近各體燦備之唐詩，有如初民穴居野處，先有檜巢構架，漸進於臺榭陂池，踵事增華，殆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極盛者，固一時會使之然也。昔年治詩，問津全唐，閉戶聘說，筆墨冗雜，講授餘暇，因纂成全唐詩說一文，認爲初學津逮，知言君子進而

教之，有厚幸焉。

一 唐詩拓展之由來

文章視世運隆替學術趨舍以爲消長，唐自太宗以馬上得天下後，重用文臣學士，弘文館開，瀛臺彥集，嘗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言。蓋欲提倡文翰，延攬才彥，懷柔萬方爲職志者也。經儒諸臣，盡瘁經解，而雜糅南北，承受之家法不明，名物制度之學，轉變而爲詞章，亦有然也。王鳴盛曰：「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繁興，經業遂以凋喪」，是其證矣。於時國土乂安，疆場無警，流離飢饉，道路不聞，士人起毛錐以代干戈，思文章以報家國，祥瑞有慶頌之聲，功德有謳歌之義，盧駱王楊，鬱爲文棟。建安江左，詩律屢變，而歌行七言承八代而代興。及沈佺期宋之問，又加靡麗，迴忌聲病，約句準篇，著定格律，遂成近體，有如錦繡。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實奠定於此時。其五言絕句，遠紹齊梁沈約徐陵之注臺古絕。七言絕句，唐自爲樂府。從古樂府與四傑之篇終亂辭而來，後世董文漁曾有如是推論，亦不可謂絕無此理。則詩體之燦備，可以軼八代

而導宋元矣。嘗考唐詩極盛，其故有五：一曰朝廷之崇獎，二曰閹閹之假借，三曰文士之專潛，四曰二氏之傾向，五曰世俗之歆慕，五者錯綜交會，以至於斯，非偶然也。如言朝廷之崇獎，則世主如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德宗憲宗穆宗文宗昭宗等，莫不好詩。太宗定考試制度，兼以詩賦取士。自後則懸鵠以待，寵以進士，賜以文宴，同賦柏梁，賚以錦袍，中式之詩人，則有自進士舍人學士而擢宰相平章國事者，莫不沐其殊遇，彈冠相慶焉。如言閹閹之假借，唐重藩鎮節度使，武臣遠在封疆者，可以飛章薦達士流，詩人知其然，虜集麾下，獻頌晉篇，藉希濡沫，而文職自宰相下至太守，皆可為援進之人。故賢如孟浩然，賦洞庭詩而上張九齡丞相，狂如崔顥，乃袖詩以謁北海太守李邕，雖不必望其嘯拂，然詩人之趨走權門，接近貴遊，殆亦不能諱言矣。如言文士之專潛，則唐人在經學廢弛之後，咸惟壹力治詩，句鍛月鍊者有之，二句三年得者有之，自謂口吻生花者有之，飲灰者有之，嘔出心肝者有之，撚斷吟髭者有之，犯騶者有之，鑄銅像示人者有之，掉頭行吟而驚樵者有之，天下之大，萬物之殷，皆不及吾詩之名貴，狗彘丈人之承蜩，不過是矣。如言二氏之傾向，則唐詩三教同流，二氏不廢，二氏相軋不能偏勝，則往往援文儒以自厚其勢，而詩人竊附文儒之末，亦常常假玄虛苦空之言以澤其篇什。李白施肩吾顧况李渤之流，真有得於道家者也。王維白居易暢當之流，真有味於禪宗者也。最奇者為二氏之黃冠緇流，且有歆慕詩人之名成祿就而還俗為詩者，則如周賀本一道士，賈島實曾披髮，反因返俗而成名。故皎然齊己貫休無可

詩僧之名，照耀于中晚之間，則袈裟餅鉢，亦適成為表蕪云爾。如言民俗之歆慕，則以詩者，精神之橐籥，才情之府庫，得佳篇則曰有神助，諷奇文則曰共欣賞，自謝靈運之朝遊山水，喜傳京闕，使非世俗之重詩，豈可得哉！唐人有以詩號「海內文宗」「文場元帥」「詩天子」「五言長城」「律詩龜鑑」「詞人冠冕」者矣。他如「文章四友」「吳中四士」「大歷十才子」「芳林十哲」「三俊」之徽號，皆由俗士震豔歆慕而起。更如旗亭羣妓，能唱高適王昌齡王之渙之詩，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者，如無錢起郎士元詩餞送，即行色不壯，時人鄙之，亦可覘當時俗尚之所在。綜此五因，詩篇造述以富。中間世運連遭，迭經喪亂，則安史之亂，朱泚之亂，劉李之用兵，吳元濟之枚平，詩人多有寫實之新樂府出現，感傷愷悌，變風變雅之遺，文章亦生色不少。最後中樞關弱，藩鎮暴強，秉干旄者，跋扈於外，御貂璫者，專斷於內，國已不國，詩人多為酒色荒亡之詠，偷息苟安之辭，而詩運亦隨國運同終，則金荃花間衍其餘波，朝廷既已偏安，詩篇有不得不夷為詩餘之勢焉，然亦拓展之極致也。今就拓展之實際觀之，曹寅所輯之《全唐詩》，作者共二千二百餘家，得詩四萬八千餘首，日本人河世寧復輯有《唐詩逸》三卷，作者一百二十八家，亦富而備矣。

一 唐詩分類法之得失

唐詩以時代區分初盛中晚者，成於明之高棅，創於宋之嚴羽（或

126836

謂陸游，其法以唐世三百年劃爲四期：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開元初凡一百年爲初唐，自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歷初凡五十餘年爲盛唐，自代宗大歷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爲中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昭宗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爲晚唐。高稜之分唐詩也，有唐詩品彙行於世，其書流傳至廣，後世便之。然吾人曾讀全唐詩者，則亦不能無疑議。夫詩之承遞變遷，雖有盛衰痕跡之殊，然僅可謂之大段之不同，而其相銜之界限，實至泯微，苟必強爲言曰，自某段至某段爲初唐，某段至某段爲盛唐，中唐，終嫌牽強攀附，毫無顯豁之作風，可分也。且如一作家，其人固未謝世，而遽懸割其篇，納於前期，以一君主本尙御世，而乃分裂其歷，歧爲兩處，斷鶴續鳧，甚無謂也。即以杜甫而言，大歷間實有入湘之作，爲其人作品最精熟渾老之境，似當儕之中唐。而錢起其人，固與王維相唱和者也，躋錢起於盛唐，耶？降王維於中唐，耶？蓋初唐佔有百年之久，似覺其多，中唐占七十餘年，似覺其少，晚唐佔八十餘年，則亦嫌微多也。錢謙益序唐詩英華，力闢此區分之謬，其意謂以人論世，則有亦初亦盛亦中亦晚之弊。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既不能，抑人以時降又不可。但今日依之已久，則可不必深違之耳。區分唐詩，更有以人爲主者，則如滄浪詩話分劃甚詳，凡具作家面目能得後人之效則者，皆可卽以其人爲體，如上官沈宋，富吳，李杜，王孟，韋柳，韓孟，張王，元白，姚賈，溫李，其著者也。然如辛文房唐才子傳之言，姚合賈島相友善，皆工五言律詩，時號爲姚賈體，實則姚合易作，皆平淡之氣，賈島難吟，有清列之風，二人詩

律本自不同也。俗呼姚賈體，實屬贖贖。譬如太史公以袁盎晁錯二人合傳，正如張耳陳餘二人之凶終隙末相仇相殺，史乘叙之，激成奇趣，聳人視聽而已。漢書王貢兩龔鮑治郡相類，列爲一傳，卽不似也。文學之類，匯當如漢書，不當如史記者。韋應物平淡和雅，專學陶之表廓，絕無獨到之處，宋人乃置之王維孟浩然柳宗元之間，稱爲王孟韋柳，甚爲不稱。韋左司詩，祇可與儲太祝詩合稱儲耳。更有以詩體分類者，如三言詩顏真卿等屬之，四言詩李白蕭穎士等屬之，五言詩裴彥所用心，六言詩僧齊己王建等屬之，七言詩古近所同具，雜言詩李白任華盧仝羅隱貫休等屬之，此以言之短長區分者也。如以體制言之，則五七言樂府，五七言古詩，五七言排律，五七言律絕，及李嶠之詠物體，皮陸之雜體，（共分聯句、離合、反覆、廻文、疊韻、雙聲、風人、四聲、縣名、藥名十種）吳體（與杜甫拗體略有不同），與章碣之變體（律韻押雙韻者）是也。唐詩區分大概以時代體製分類爲長，他如以官職（如陳拾遺），年號（如大歷長慶），與後人之附加者（如西崑體），皆不可從。

二 唐詩風格之區分

詩人握星雲花鳥之精，綜山川霞露之奇，公私感憤，哀樂往來，悲歡離合，興衰治亂之事不同，短歌長吟，因以不足。吾人今日之讀其詩者，忽如飄揚欲仙，忽如沈迴欲絕，忽如御風餐瀟，忽如墜幽墮險，內沃寸心，外暢百骸，求其至妙不可傳者，亦曰風格之感人而已。風者情也，比興之謂

也。格者骨也，筋節之謂也。筋節之極則爲清勁，比興之極則爲溫厚。此固見於中興間氣集之論者，後世論文字有陰柔陽剛之分者，亦是二物也。論文者謂敷衍傷骨，以比興多於筋骨也，刻畫傷氣，以筋節多於比興也，亦是二物也。杜甫自狀其沈鬱頓挫過於揚馬者，沈鬱屬於心氣，情統於心也。頓挫屬於姿態，姿生於骨也，亦莫非是二物也。宋人嚴羽著滄浪詩話論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又以用工之大概有二：一曰優游不迫，一曰沈著痛快。夫曰雄渾曰悲壯曰沈著痛快者，筋節之極也。曰飄逸曰淒婉曰優游不迫者，比興之極也，亦發揮風格之論者也。唐之作家無慮二千餘人，取其精英，亦不過百數十輩，之百數十輩者，其作品則有飄逸，雄渾，浩瀚，橫鬱，沈秀，奇警，清拔，精深，悍刻，豔蕩，流麗，與峭，孤負之殊，而其大要所歸，一天放之妙，一整融之切，一屬自然，一隸工力而已。蓋嘗論之，唐興之初，作者多陳隋舊人，未掃江左餘習，徐庾宮豔，尙有四尉羅，沈宋僅創律體，未辦大事，天生陳伯玉，卓復古風，詩壇根柢，倚以深固，而竟天其天年，志事不就，非吾徒也。曲江張公，才茂體清，豐裁峻整，而規矩步驟，恨未及馳。及至李杜，天才學力，兩臻絕境。李白以隴西一布衣氣高天下，逸滿區中，其詞電流雲放，飄舉海躍，絕足奔放，頗難待以羈勒，此自然派之聖而神者也。杜甫天賦奇麗，才調精邁，讀書萬卷，流離不偶，其胸中則稷契之事，吐辭則悲悶爲多，故其傳於後世者，豫章虬龍不足爲其奇矯，渴驥怒猊不足狀其橫肆，而特耐吟哦，常以驚人爲事，此工力派之聖而神者也。高適岑參賈至薛據李

邕王翰，頡頏杜工部者也，皆隱隱合於二派。下此大歷千子，盧綸爲冠，吉中孚韓翃耿湋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夏侯審李端輔之，風調均勝，格勢則稍平弱。劉長卿與十才子中之錢起齊名，人稱錢劉，長卿頗不樂，王元美亦謂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錢實不及劉，則錢毗自然，劉偏工力者也。中唐詩人願况韋應物元稹李紳白居易楊巨源皆自然派之傑，韓愈孟郊李賀盧仝劉叉，張工力派之軍，柳宗元劉禹錫張籍王建則徘徊二者之間。唐至晚葉，政紊俗乖，詩人轉以句鍛月鍊自勵，故近體爲之極工。賈島姚合之五言律，李商隱韓偓之七言律，杜牧之七言絕，皆足爲押陣殿後之選。諸人多近工力派。工力派尙有卓特之鮑溶唐彥謙司空圖三人，則古近體悉工，鮑依韓門，唐師杜甫。司空著詩品，蓋欲纂紹風雅力爭正統者也。工力派之演長，遠至馬戴薛能許渾趙嘏周朴張爲盧延讓陸龜蒙皮日休徐凝方干李頻曹松李洞貫休諸人，而直終唐之祚數爲止，可謂盛矣。夫自然與工力二派，風與格各有所長，隨作者才性所近而成，非謂自然者即不必學力，工力者即不必天才也，皆略就偏倚而作成之耳。唐之初盛，自然者比較居多，殆以當時功業爲重，詩道不事競勝，作者不主剽獲，故人心所嚮，聲亦如之。至於中晚政紊俗殊，士大夫難以正軌策進，將恐無聞於後，不得不賴詩篇一爲孤注，其志可憫，其事甚苦，然卒也誕生作家甚衆，故不可不謂非工力派鏖戰之凱旋也。然而二者之流弊可共論焉。自然者易流於露率淺俗，故其流之演至元白而有俗輕之譏，羅隱杜荀鶴有濫用俗語之嫌，工力者易陷於晦澀枯槁，無興寄

之病，故讀全賀郊島之作，悉有蝨齒攢眉之患，是均不能無偏長與獨短也。

四 唐人詩師法淵源之推測

鍾記室詩品善品詩，往往就作家之成名者推論其源出於某某，是淵源之謂也。杜子美詩云：「轉益多詩是汝師」，「佳句法如何」，是師法之謂也。師法貴近，淵源貴遠，漢人經學，皆承本師，授受分明，而漢儒賈誼、鼂錯不諱誦述神農黃帝顓頊帝嚳遺語，則淵源遠矣。唐詩以前有國風有漢魏有齊梁有陳隋，豈不盡爲唐人淵源所自哉！宋秦觀進論曰：杜子美之於詩，實集衆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又孫僅贈杜工部詩集序，以爲杜甫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辭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曠博，雖得其奇偏，尙軒軒然自號一家。以是觀杜子美因淵源諸家而成大家，孟郊等人復師法杜甫而成名家，是知師法淵源之不可廢矣。杜甫從蘇李建安諸子來，得曹植爲多；李白宗風騷及建安諸子，而頗與三謝鮑昭爲近；王績儲光羲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白居易則從陶潛謝靈運來；沈佺

期宋之間從顧延年沈約來；上官儀喬知之崔國輔權德輿李羣玉韓偓吳融從徐陵庾信來；陳子昂張九齡從古詩建安諸子阮籍來；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由江總薛道衡以接於何遜；張籍王建李賀元稹白居易爲樂府詩，又從古樂府來；韓愈孟郊盧仝劉叉從古歌謠琴操蘇辭來。此唐人淵源推測之大概也。至唐賢師學本代者，則韓愈劉長卿孟郊張籍賈島劉禹錫元稹姚合李商隱杜牧薛能唐彥謙鮑溶司空圖陸龜蒙，師法杜甫者也。顧况張碧李羣玉羅隱杜荀鶴貫休，師法李白者也。張子容皮日休，師法孟浩然者也。殷堯藩，師法韋應物者也。錢起趙嘏張祐，師法沈佺期宋之間者也。李紳李德裕，師法四傑者也。朱慶餘陳標任藩章孝標項斯，師法張籍者也。趙牧劉光遠，師法李賀者也。方干師法徐凝者也。李頻師法姚合者也。李商隱隱庭筠時效法李賀，李洞曹松邵謁喻龜周賀無可，則多取於賈島，晚唐各小名家則多學許渾，陳無已詩，所謂末俗師許渾者是也。有唐一代淵源師法，大概如是。

五 唐詩情景理趣之面面觀

嚴羽論詩，極標妙悟，其所取於盛唐者，以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此論出後，張之者尤主神韻之說。夫詩之上乘，專以情景混融興寄無跡者當之是也。然嚴羽固言詩之極致曰入神矣。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入神未有不入韻者，惟論詩者况譬爲難耳。但如標神悟，將情景理趣一切屏除不談，則粗者無從得遇，精

者何由得見，矧當棄粗而御精乎！唐詩中之李杜，衆人所推之無上主人翁也，則如杜詩「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非道理乎！「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非議論乎！李詩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杜詩如「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非發露乎！又李詩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杜詩如「炙手可熱勢絕倫，慎勿近前丞相噴，」又豈非指陳乎！盛唐詩何渠不有議論道理發露指陳存於其間乎！要在配合其情事何如而言之耳。

潘彥輔有言曰，「唐詩大概主情，故多寬裕和動之音，」斯言是也。初唐四傑，才藻繽紛，稍稍以詞掩情，至曲江燕公並出，則如「愛禮誰爲羊，戀主吾猶馬，唯有報恩字，刻意長不滅，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猿」等，始悱惻動人矣。及天寶亂起，杜甫以奔走流離飽嘗艱苦，益以天性之厚，悲憫爲懷，故言情之作，尤爲傑出。其詩如二悲（悲陳陶，悲青坂），二哀（哀江頭，哀王孫），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兵車，北征，述懷，上水書懷諸篇，皆言情之上選；他如鄜州望月，同谷負薪，羌村生還，驢子春憶，台州懷鄭，得弟消息等篇，讀之悉令人涕零。近人梁啓超羅列其關於君國生民兄弟妻子朋友諸詩，綜而論之，目爲情聖。噫！洵詩聖之必爲情聖也。太白善叙兒女子之情，白頭吟，迴環曲折，盪氣迴腸，他作則以入世之情寫出世之事，黃鐘毀棄，莫邪未割，雖有煙霞繚繞飄蕩，終疑其血性亢烈，積憤高嗟，嗚呼！他如王維偶

然作及別姊妹，韋應物之傷逝與送楊氏女子，柳宗元之掩役夫張進骸，元結之春陵行，孟郊之杏傷，白居易之琵琶行，元稹之遣悲懷，張籍之節婦吟，韓偓八月六日作傷亂，李商隱之哭劉蕢，杜牧之贈別，下至私歡之作，如晁采勾欄之詞，如太原妓劉采春等，莫不真摯悱惻，讀之感動，唐詩以情勝，有由然矣。

寫景詩有唐一代尤爲當行。朱彝尊謂唐作者多長於賦景是也。李杜之才大心細，寫物態常能超出現量，如「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剷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已爲胡仔茗隱所盛稱矣。他如「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片石寒青錦，疎楊掛綠絲，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仰蜂粘落蕊，行蟻上枯梨，」莫不妙得物情，細大不捐。盛唐諸公識其大者，詩筆不專在寫景。中晚諸賢乃頗於此出奇，如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曉月過殘壘，繁星宿故關，孤燈寒照雨，濕竹暗浮煙，遠磬秋水裏，清猿古木中，過雨看松色，看山到水源，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漢口夕陽斜度，烏，洞庭春水遠連天，遠天蟬螻收殘雨，映水鷗鷺近夕陽，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聞階雨過苔花潤，小簾風來薤葉涼，僧穿小檜纔分影，魚擲高荷漸有聲等，固美不勝收，然僅此一聯出奇，並無佳篇。此其所以異於盛唐諸公也。更有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者，「山童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一鵝兒陸喋梳黃髻，鳳子輕盈膩粉腰，「憶得倡樓人送客，深紅衫子影門時，」一兩

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雲間關鐸騾馱去，雪裏殘骸虎找來，」「臂應健卒橫檀帽，騎馬佳人卷畫衫，」皆可見其人之才思者也。而寫景最傑出者，唐代惟推李賀昌谷一人。賀命一小奚背古錦囊，出遊尋詩，遇有所得，即書小繡紙上投古錦囊中，暮于燈下足成之，以爲常，其人有鬼才，能作極冷靜極幽美語，如「三十六宮土花碧，」「衛娘髮薄不勝梳，」樓臺月明燕夜語，「秋墳鬼唱鮑家詩，」與王建之宮闈，元稹之婦人頭鬢，張籍之時花美女，溫李之金玉龍鳳綺羅脂粉，皆異采奇色。繡錯錦披吐辭不同，惟美是歸，是亦分路揚鑣城門一軌者也。

嚴滄浪論詩，「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支離之說也。夫人非靜無以致學，非學無以廣才，學與才實爲一事，非二本也。趣者趨也，爲人所趨向也，理猶路也，亦爲人所趨向者也，然則趨在理之中矣。孔子與顏回論爲邦，而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及聞曾點「風乎舞雩，浴乎沂，詠而歸」之言，復歎曰：「吾與點也。」則聖人前理後趣，天趣之洋溢，非不衷于理矣。唐詩作理語者，初唐張九齡陳子昂集中最多，如「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美服患人指，高名逼時惡，」此曲江理語詩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浮雲不足貴，遵養晦時文，此射洪理語詩也，遵養時晦，富貴于我如浮雲，理語亦從經傳來，則與謝客鑄鑄經文入詩相當，不得視爲道德論。下此張說之雜詩，沈佺期之被彈，崔顥之結定襄獄，儲光羲之獄中貽友，元結之賊退示官吏，王建之勵學

求友，孟郊之湘弦怨，賈島之辨士不欺，姚合之街西居，鮑溶之秋懷，邵謁之自歎，陸龜蒙之雜諷，豈非優入理窟之詩哉！晚唐人劉駕鄰女詩云：「君嫌鄰女醜，取婦他鄉縣，料嫁與君人，亦爲鄰所賤，富蒲花可貴，只爲人難見，」理語如此，又何妨耶！趣語者風趣流宕而不存嚴肅之理致者也。老杜詩人推爲嚴肅之宗，然如「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澗，」此趣語也，「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使君自有婦，莫作野鴛鴦，」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仰面貪看鳥，廻頭錯應人，」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自輕，「公然抱茅入林去，忍能對面爲盜賊，」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抵觸，「皆趣語趣極，此老胸中自有魚躍鸞飛之致，非天機清妙寡嗜欲者不易辨也。」太白天趣洋溢，歌行中頗多趣句，而嘲杜甫贈汪倫二絕皆隨手拈來者，口吻宛然如新。中唐白居易以平正而通趣，「上天入地求之遍，兩處茫茫皆不見，」一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所叙皆非事實，詩趣所至，不得不如此寫。更如裴度索歌妓，以詩答之曰：「不辭便送西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終是不肯與，偏說得有趣，人不能怒也。盧仝以怪譎而生趣，如示添丁云：「數日不食強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寄男抱孫云：「一百放一下，打汝九十九，」自詠云：「蚊虻當家口，草石是情親，」村醉云：「昨夜村飲歸，連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喚驚着汝，」則天趣之極怪而有理，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賈島一生苦吟，于茲事恐無所解，然如「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亦語

淡而生趣矣。

六 唐詩優絀兩方之觀察

唐詩之優處爲吾人所共見者，詞采之富豔而可蹤跡，風調之清和而不殼盡，音韻之流美而不蜚澀，格律之整嚴而不拘鑿乎！三河少年，衣服麗都，時花美女，妝點出塵，其詞采之歸乎！蒼松翠柏，朱霞白鶴，俱怡耳目，并留情致，其風調之歸乎！松鳴屋上，樂起廣庭，風灑彌大，愔愔如絃，其音韻之歸乎！蕭何作律，陳湯斷獄，良工聘巧，悉範馳驅，其格律之歸乎！至如氣味深長，神理完愜，則數家之獨到，不必論於衆工者也。唐詩之絀處，其類亦有四，一詩料之通性太甚，二酬應之篇什太多，三詠物之庸濫可厭，四觀感之態度一致是也。何言乎詩料之通性太甚也？詩人藉星雲花鳥風雪月露以發興寄情久矣。如唐人者，仰此以綴篇章極衆，似天地間無此清料，則吾詩可以不作者。不僅此也，如酒債鶴糧琴價棋局，移花補竹買松尋藥諸類，則又清料之外，益以雅事。夫詩人之筆端，長有此等事料迴旋纏繞於其間，其真性情真比與汨沒韜隱者何限，所謂以心役物，以物役詩，其結果且清常爲累，雅常爲庸，又何益乎！中晚作家如姚合喻龜劉得仁皮日休陸龜蒙杜荀鶴等，皆多取此清料與雅事者也。何言乎酬應之篇什太多也？杜公以詩中聖手，平生一識之朋友，一飯之因緣，必見於詩，此雖其累，然杜公情摯才大，却能力浮詩外，絕去束籠度架之跡。苟性情才力不及杜公者，其流弊豈可勝言。况唐世以詩干謁之風極盛，

一口揄揚，衆士刮目，進賢爵官，或在詩名。考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其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贊通，或上章陳頌，而干旄之吏，不能分別黑白，隨意優禮，故剽竊雲擾，詔諛泉湧，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鉅釘以爲工，詩道之壞，酬應坐之。又如錢起郎士元負盛名於大歷間也，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於外者，如不得錢郎贈詩送行，士論鄙之。楊敬之贈項斯云，「平身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則曹邱生之爲季布者，亦不能過是矣。酬應之極，更有次韻一途，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見也。洎令狐楚薛能元稹白居易集中始有之。皮日休遊太湖作詩十餘首，陸龜蒙時未從游，亦和詩十餘首。陸龜蒙製漁具詩十五首，皮日休未見漁具，竟和十五首，則如空谷有聲，隨響即答，因韻造文，啼笑皆非，如此以詩濫爲家常之酬酢品者，烏觀其不窮哉！何言乎詠物之庸濫可厭也？詩至詠物，已落賦景之後，其役心力而難見好甚明。唐人如鷓鴣孤雁牡丹之詠，儘有聞名者，然實其人一時之偶作，固非全集之精采。薛能詩筆尙豪，以杜子美客蜀海棠詩，遂爲補作若干，亦徒見其墮詠物刻劃之陋習耳。他如李嶠自日月星風至熊兔羊鹿爲詠多至百二十首，上天下地，飛潛動植，莫不濫包，陸龜蒙爲漁具詩十五首，鳴榔斷澗，網罟罾繆，等於考古，蓋幾墮入惡道矣，尙何論哉！何言乎觀感態度之一致也？唐人最喜爲之詩題，如出塞，塞上，塞下曲，古離別，長門怨，長信宮，銅雀臺，婕妤怨，明妃怨，妾薄命，春閨，秋閨等，其命意不過述征戰之苦與美人淑妃賢媛之不遇，其觀感總在正面，絕少翻案之作。如施肩吾古離別

126842

之「惟恐征戰不還鄉，母化爲鬼妻爲孀」，戎昱古離別之「知子遠從軍，何處無良人」，崔國輔明妃怨之「爲妾傳信斬畫師」，李端長門怨之「從來閉在長門者，必是宮中第一人」等，皆直拙無餘味，令人殊不欲多讀。至如當花對酒，春去秋來，日月遷逝，節物流連，其觀感亦過多一致。夫聆新蟬而惕夏，觀落葉以悼秋，聞哀雁而念羈旅，對清酒而悲遲暮，詩人於此連情發藻，始欲愁矣。昔人謂歡娛之詞難工，愁苦之音易好。又如詩句一著清愁，便不癡肥，固有然矣。然如唐人之「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去年高枝猶壓地，今年低枝已憔悴」，「有歌有舞須早爲，昨日健於今日時」，「誰家有酒判一醉，萬事從他江水流」，「愁人夜永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向曉」，諸類者過多。一人集中，觀感過於一致者，則如白居易詩十占七八，皆恐衰老之將至，美及時而行樂，讀其一首，正可統繫十百首也。近人有謂征戰一事，唐詩全部只寫其苦，雖杜子美亦然，惟宋之陸務觀則反寫從軍之樂，亦詩人中之傑出者也。其說亦以有唐詩人觀感之態度過於一致也。

歷史中心東移說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素羅金 (Dr. Pitirim Sorokin)，最近提出歷史中心東移之說。他認爲未來「世界樞要國家」爲美國、中國、印度及拉丁美洲各國。他建議英國大量移民出境，尤其是移往澳洲與加拿大，因爲後兩國特別歡迎英籍移民的移入。他說：「如果我以哈佛大學教授的薪津，來過地主華貴的生活，我就非破產不可。今日的英國情形正是如此」。今日恩格羅薩克森的文化中心，已移至美國；即如西班牙文化的中心，也已不再在弗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而移至會屬西班牙的南美各國。巴西已成爲葡萄牙文化的中心。「即使如蘇聯，其文化的中心亦正在由歐洲部分移轉至亞洲部分」。歷史的中心已移往太平洋，如果再有人以英倫三島爲歷史中心者，非愚即妄。按素羅金原籍俄國，自一九三〇年起即在哈佛大學執教，著述豐富，一九三七年出版之社會文化動力學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及一九四三年所著災難中的人類和社會 (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體大思精，爲社會學之名著。